我在临海歌唱

（外一首）

□郑 刚

足迹行走海滨，
在一次美丽涨潮中，
兴奋地奔向大地。
种子般开始梦想，
开始等待孕育。
缤纷鸟鸣，
星雨开始洒落。
一地星光里，
多情的鲜花，
以开放的姿态记录旅行。

阳光耕种白云，
天幕之上朝霞盛开，
一夜的等待，
足迹相连，五线谱成。
我是一首幸福的歌。
大地临海，海临大地。
我在这里自由地歌唱。
大地深处的岩浆，
给我火的热情。
大海深处的浪涛，
给我水的力量。
我要踏着地球转动的节奏，
唱着波涛翻涌的韵律，
在入海的长城上舞蹈。

走过戚继光的桃渚

桃渚石门睁开眼睛的时候，
一朵芙蕖在护城河盛开。
清风徐来，
戚继光战袍开始招展。
急促马蹄扬起的尘烟，
云雾一样缭绕着古城。
厮杀被忧郁的诗人遇见。
季节开始恸哭，
梅雨如泣如诉。
诗人蘸着眼泪记录。
在一口幽深的井旁，
甘泉当酒，酣醉百年。
月光落地，
星星叮咚凿在城墙。
一字落纸，一花盛开，
花一直开到海边，
把云朵点燃。
诗人消瘦的背影，
消逝在古街尽头那天，
人们看见，
英雄的战袍在云端招展。
马蹄声又响在耳边。

作者简介：郑刚，藏族，1972年生于四川金川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。出版有《行走东女国》《乾隆·金川土司与帝王的对话》《花开金川》《史话金川》等著作。现供职于中共金川县委。

扫一扫 听朗读

寻 慢

□郑凌红

在离开故乡的那些时日里，村庄经历了什么？在相同的夜晚，又有多少人流连在一段慢时光里，享受孩提般的清澈？

这段日子，感觉心浮气躁，做什么事都不易安定。回家，似乎离安静近一些。匆忙搭了朋友的车，往几十里外的老家赶。晚饭后，在院子里闲走。儿时伙伴大多天各一方，平素联络甚少，加上阴雨绵绵，便无心串户。心里却按捺不住，冒出一股强烈的声音：上楼，看书。

听从内心，跟着感觉上楼，进书房。书房在二楼，书架有三层。大房间内的一个隔间，自感有曲径通静之意。我看着那些书，像一个个老朋友，却未免又陌生。它们还是那么淡定，倒是我打开它们时，表情和眼神都没以前那么自然了。随手拿起一本，翻上几页，竟像在大街上遇到一个光鲜的贵族，自己反倒成了邋遢的路人，一时躲闪，一时语塞。

木质的书桌上，透着当初做料的木工师傅的匠心。喜欢这样的质感，如同抚摸每一张纸，指尖传递的温度。它直抵内心，也通向诗意的远方。看着那些书，有自己参与编辑的，有投稿录用的杂志，也有天南海北文友寄来的文字的重量。我突然有点感伤，感伤自己对它们的默然。没回老家时，它们也许是寂寞的，正如村庄里那些陌生的野草。可当我回来时，捧起它们，温暖是双向的，就如父亲不经意在我的右手边泡上的那杯菊花茶，明媚，清新，润眼。即使顾不上续杯，也足以封存在时间的抽屉里。

热气升腾，一杯清茶。窗外没有鸟鸣，这未经打扰的时间，更有韵味，恍惚忘了今夕何夕。当然，这些仅在一念之间。我管不了那么多，只想尽力管好自己。管住自己的眼，管住自己的心，记下眼前的暖意。

乡村依旧安静，即使又一个明天在等待出场。

在故乡，寻找一种慢，驰骋在心的原野上，阵阵暖意袭来，像吃下一颗抵御喧嚣世声的定心丸。一个人静坐，看着临睡前父亲搁置的牛奶，彼时的我，竟发着呆，毫无睡意。

扫一扫 听朗读

让 座

□金 福

退休后，我选择了再就业，在椒江的民营医院上班。每天，杜桥与椒江两地来回，朝迎晨曦暮送晚霞，公交车成了我的主要交通工具。

一次下班后，天色将暮未暮，我迈着仓促的脚步直奔公交站点。当天正值周末，学校放假的日子。待我赶到站点时，站牌前聚集了许多学生。

许久，连续几辆公交呼啸而过，都没停靠就直接开走。显然，车内乘客满员，塞不下人了。约等了半个小时，终于挤上了车，车上已无空余座位，过道上也挤满了刚上车的乘客，头挨着头肩挤着肩，似乎连呼吸也被挤得没有一丝空隙了。

我被人流推搡着，死死卡在公交入口处的人群中。刷卡后，我扶着扶手，任凭躯体随着车身的颠簸不停晃动。在狭窄的空间里，大家彼此陌生却不得不互相迁就，犹如无形中系上了一条微妙的纽带，谁也挣脱不开。

车子继续前行，窗外的光影不断掠过。经过一站又一站，空出的座位一次又一次被新的乘客填补。我身子摇晃着，也没刻意挤过人群去占有刚空出来的座位。

就在这晃荡之中，感觉身后的衣襟似乎被人拉了一下。没太在意，以为是车辆颠簸导致的错觉。片刻，衣襟又被人拉了一下。

回头望去，是个二十来岁的姑娘，穿着蓝白相间的学生装，眼神温和。她随即展颜对着我微微一笑，如同被阳光拂开的花蕾——那笑容澄澈透明，不含半点杂质。“爷爷，您来这儿坐吧，我给您让座。”我不由得微窘，窘迫于被如此直白地提醒了年龄，仿佛自己的头面已被岁月悄悄地刻上印记。同时又心头微微一震，一股暖流在胸腔里无声地荡漾开来。那一瞬间，原本素不相识的我们，仿佛被某种奇妙的光束轻轻照亮。我未加思索，随即回了句：“你坐吧，我不累，谢谢。”

在姑娘执意的坚持下，我拨开人群，坐在她让出的位子上。车窗外的世界喧嚣，车内的面孔随着停靠与启动不断更迭，但方才那年轻姑娘为我让座时温和的笑容，却固执地停驻在我的心里，久久未能散去。

这短暂的相遇，在拥挤的世间，悄然编织成了一条温暖的链环。它无声地提醒着我，我们终将老去，唯有这温厚的让渡，才使得滚滚向前的车轮之下，每一个微渺的生命都得以在彼此的映照里，寻得一点存在的微光——原来这小小的座位，竟盛着人间的无限暖意。

人海茫茫，和有些人有缘邂逅，但走着走着或就散了，而有些人，却走进了我的心。车厢里曾经发生的故事，一帧帧、一幕幕，时常会在脑海里忽隐忽现。

也许我们会每日相见，或许永不再见，但这一张张慈善的面孔，熟悉的抑或是陌生的，以及他们身上发生的感人的故事，总会让人难以忘怀。

人生也似这辆公交，我们上车下车，与无数陌生人擦肩、相遇，再擦肩。那偶然交会的眼神与微笑，竟是命运在拥挤的沙丁鱼罐头里悄然撒下的光屑，纵使微渺短暂，也足够点亮一隅心壁。

扫一扫 听朗读